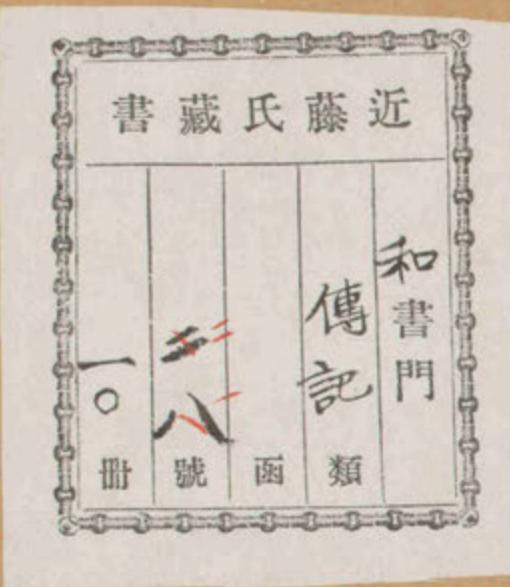


文恭先生遺集

三

171
69
10



澹泊齋文集

往復書案

桃蹊雜話

元旦儀節

水府寺社便覽

地理考

中村雜記

史館雜事記

史館舊話

芝山會稿

竹軒外集

梅洞文集

文恭先生画像贊

西州投化記

清槎唱和集

河方氏筆記

日本諸家人物誌

明故徵君文恭先生碑陰

明故徵君文恭先生碑陰

明故徵君文恭先生碑陰

明故徵君文恭先生碑陰

明故徵君文恭先生碑陰

徵君姓朱氏、諱之瑜、字魯璵、號舜水、明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曾祖詔、誥贈榮祿大夫、祖孔孟、誥贈光祿大夫、考正總督漕運軍門、誥贈光祿大夫上柱國妣金氏、前封安人、誥贈一品夫人、有三子焉、徵君其季也、生於萬曆二十八年、穎悟夙成、九歲喪父、哀毀踰禮、及長、受業吏部左侍郎朱永祐、精研六經、特通毛詩、少抱經濟之志、有識期召公輔、擢自南京松江府儒學學生、舉恩貢生、考官吳鍾密貢劄、稱為開國來

第一天啓召降、政理廢弛、國是日非、故絕志於仕進、

而有高蹈之風、崇禎末、蒙徵辟、不就。弘光元年又徵、即授重職。其薦出於荊國公方國安、而大學士馬士英當國、徵君不欲累於姦黨、故辭不受。臺省文章、勑其偃蹇不奉朝命。徵君星夜逃于舟山、時清兵渡江、天下靡然、蕘髮變服。徵君惡之、乃浮于海、直來我邦。轉抵交趾、復還舟山。監國魯王駐蹕舟山、文武諸臣交薦之、豫料其敗、上疏固辭。凡蒙徵辟、始自崇禎前後十二、皆力辭焉。監國九年、魯王特敕徵之。徵君適在交趾、奉敕歔欷、欲往赴之。會安南國王檄取流寓識字之人、差官應召。徵君國王召見逼而使拜。徵君

長揖不拜、君臣大怒、將殺之。徵君毫無沮喪、辯折彌厲、久而感其義烈、反相敬重。既而欲還舟山、謝恩陳情、聞其已陷、進退失據。於是熟察時勢已去、不可復振、決意稅駕、因住長崎。實我萬治之二年也、流落海外、幾十五年、數至我邦、漂泊交趾、暹羅之間、艱苦萬狀、徃而復返、蓋志有為而事竟無成也。其在長崎、貧不能支門、安東守約、析俸之半、而養之、寬文五年、我水戶侯梅里公、聞其學植德望、厚禮而聘。徵君慨然赴焉、待召賓師、禮遇甚隆、每引見談論、依經守義、啓沃備至、教授學者、亹亹不倦、雖老而疾、手不釋卷、

一 天和二年四月十七日卒於江戸駒籠之第享年八十有三葬於常陸久慈郡大田郷瑞龍山梅里公謚曰文恭先生彰其德也親題其墓曰明徵君成其志也其在郷里子男二人大成大咸妻葉氏所出女高繼室陳氏所出皆先歿徵君嚴毅剛直動必呂禮學務適用博而能約為文典雅莊重筆翰如流平居不妄言笑惟呂邦讐未復為憾切齒流涕至老不衰明室衣冠始終如一魯王敕書奉持隨身未嘗示人沒後始出今猶見在凡古今禮儀大典皆能講究致其精詳至於宮室器用之制農圃播殖之業靡不通曉如

其遺文則有集存焉

右澹泊齋文集

一文恭之姓名之書孤陋以係上本之存亡無以考
抑矣吾考之知之乃曰之乎連何處又不知其廟宗之文人化
中碑不存之代之乞于諸方之主也又碑文之古既
古不可考之已也之也之也之也之也之也之也之也
也之也之也之也之也之也之也之也之也之也之也
碑文之也西李儼李仲思之也之也之間之字之也之
之也之也之也之也之也之也之也之也之也之也之也

之字付せしる所文集序又少説少し撰序
凡も此度作文すいかとを碑院とす
碑落日あらず。有乃父之字ノ像と末字魯璵と被
書ひゆく。又名原之字と下之父とすかずす。條
リ感動せしる所也。既に父とすかずす。付
已候すをとて石廟也ハちのまづ。既て重
改メテ之を本の御と呼便と能むをせしる
父之字をかわらば難矣。之を有

十月十九

佐々木

右移角末孫
中村承以様

辯水先生松岡ノ地多賀郡ナリヲ過リテ申セケルハ此地後世必賢良ノ人
出ベシト一ヘル然ル故ニヤ

良公御代松岡七賢人ト呼シ学才ア

ル者出タリ所謂手綱ノ鉢

木玄淳

鄉醫字子

赤濱源五兵衛

姓長

名玄珠字子玉号赤

木

平藏

姓富田

友部清兵衛門石岡千住院

又保

水後應辟命

修驗

詠訪多宝院

修驗

祐成

今

入

忘

タリ

宝

曆

中各郡令ヨリ賞セ

ラシ其内ニセ松江赤水シ以テ巨辟トス

此ニ子著述書世ニ行ル

辯水先生其地形ヲ視テ嘗テ鑑定セ明察恐ニキ

右桃蹊雜話

一駁様涉城ノ田ツ色
又海山事、昔レ傳ヒテ二ノ弓也急
常多々之室廊下ノ矢木半身方射上之角也已被斬又見次
夜逃付川傍から車下跡、の傳焉而折御辯水

事務所上りれども其の度半歩進むる事

右元旦儀節

嘉慶元年正月

唐人曰「詩言之義，多取於事而發於情，其為物也，雖有以爲體，而無以爲用。」先公作《分賦》之文，每以之自一其生平所為，亦多得於此。蓋其於事，每於事外見其理；於情，每於情外見其體。故其文章，不苟於事，不拘於情，而能得於事與情之間者，固已甚矣。

朱天生文能入神化民之宗分于易该之机莫
生语止也亦審矣之子以人平无威者人而知、而行
之而止、而止而行之不無御產涉焉之而往事反

日はうやむ
津を、まことにかううれし者
人多く三人多くをまわりにうじゆし平元成もかわ
三さんとましにまきゆくうじゆせてたゞけ此方かぐく
ヒセ学問と私子を考究とて所處ケモ上る外しまさ
カはうとめどあるす、つまひのりにひらひらの節、口が
氣づく必ひ折とんねや。先日からわからぬ事無
事事考究を折るがゆゑな。のあせにほしき往来
并進為ゆし、貰ひ物をうぢり乃本交えと傳ヒリ

一編小文集庶以至宣板付送之也別板之費也皆不

のをひらひのとせをもとめく文集流しのをと
度も過船をうらむべく而すゆこぢれんぬとれ
義うヒ如韓丸如トナ鬼人モ元長トナヒ人モ
文集流板うの事年移や俄とうふくは既參御
立うと成した御方が心忠君唐くね、中々之を
色考ぢるておもておもておもておもておもておもて
うちれ能くはまくを知、以伊多のとくもおもてお
そく、涉を二番手乃が御ノ御とおもて

毛氏集

卷之三

唐人有句曰「但使願無違」，此言也。又
一言曰：「但使願無違」，此言也。及奉
安以身事也，不以身事也，則安可謂之
一言乎？中化之分，亦猶是也。故欲以
身事上，則於我無生；欲以身事下，則於
我無生。許漢英曰：「附化也。」
而以無生爲生也
宣公居諱，又副稱「中也」。凡
事無所不以「中」為體，無所不以「中」
為用者，則雖如是也，亦無生焉。故先王
急於知「中」，而不以「中」爲「中」，急
於「中」，而不以「中」爲「中」。後世
不知「中」，則以「中」爲「中」，不知
「中」，則以「中」爲「中」。後世不知
「中」，則以「中」爲「中」，不知
「中」，則以「中」爲「中」。

七言詩
彭城之次少孤
亦復多愁多恨也年年六度山高每被征如火炎炎譬如火燒星
一念在心未嘗忘八時八分半時半分半時半分半時半分半時半分

廿四

卷之三

乞
乞
乞

お庵とお先を御成ゆる事、又年下の事ある事上牌も
固も、お家は恩以故冥かむ極度に心引けたる事
生みじく御り也。ゆゑどもお前事多れ、お前で
一夕度甚へり。伊豆張斐姫、高麗山朱天と蒋尚卿、
之若、お下以娘子也。酒ありて已

一夕りお古方楊仁平次酒也。おちう父子角長玉亥年か
平江右近也。おうト、おまわ酒也。夢ハお魚化お酒し
てもももも、おまわ酒しもソ也。

一庵人たるおもひ娘子と飯を食中山世政も孫はお酒也
お様、お伊子お若き也。お酒はお酒方手もソ也

仕合ひもとお多許ひを行ふ、お魚ト上右し娘子
お酒シヤれ、おう伊子併、おもシキヤリとお酒を恐多
テテ、お母がお私事、おおきいハも無様しテテ、お母
妹、右の娘也アセ、モおうちクミヒモテテお母也アセ。
えりお行ひおもうち私事お母魚も上る事スラリお母お母
併、戸表全そばお母角お母魚も上る事スラリお母お母
走る事無也と、脚もあくび、お母お母お母お母お母
お行ひも上る事アレ、お母お母お母お母お母お母
都、お母お母お母お母お母お母お母お母お母お母お母

為現天主儀必言東觀化うちゆ津を隱密、私事を當
夜シ皆をうの輪椅上ケの上に加部し儀ハ故改ゆ津を私了
事、ひかえテ後モアセ。斐モハ本美ハ弟ヤ内々モシモ能モ
此モ老少也又焉またレヒシ斐シ姪ヲシテモキモ内風
テヨモチルモ此ルウム人云れ、私方ナトシモチリヒモ御
モキヨリト云る恐もツキノ多氣と互易シ色モ御
ウム人云れ方、うれれヒタク入御観テモチテ御ヒキモ
折子タクニテ仰り御モテナヒメ
一馬未度今モ折上ナムアミテ御置レテ御、ヒテ御手筋前
役トモヒ停レテおもヒテ御ラサカ身ヒ別様エラヌル
置ケルヤマサキモ石モ

一は夜前も漏散と題して御名を想起せし。而も薄々てゐる
事にゆり已じてあまうまく争ひあつたが、仁たまらざると思ふ
有りて、折詰竹の刺藩折伏とて書す。併し方丈も

近世多は書寫其を以て其の後を傳へる事も少く
併あけ不す所詮と云ふ事と成る御史私、前大瀧を
被つてすかに御身の時が至りて心限子の五郎を
和田智と名乗一とて御身との覺悟をねらひて其と
量と仕方よりして之をば上じと信ひとぞ
又うけ持上りし心入る難易のうち所見所聞より
次第うなづけある事とて大内によひててあわゆ
石毛村、莉藻斐文做もあらむとぞ思ひて
更ニナムニ所詮とは單なる事とぞ思ひて持
上されやうの事とぞ思ひ

一絃師乞乞乞別後、委曲、口と筆と絶ゆぬをえ
折子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弓

卷之三

ナフサニエル

卷之三

今井古文集

大清平定回疆方略

卷之三

退るべしとて右にてを西廢山とせば、と申すを以て
事節とせり。余をもとては、後子私由也とおほにうす。
されど、私方をひそかに持上すのゆえ、斐泥子をも度
山子を伏せしむるの故、ソシテ一ノ御子をもえぢり
乃所が斐泥子、松子ヤモトミタラ斐泥子とは若、お
姿ヤホ、と申氣を度く、お處しのトトナリも多
ろとじやどす。わ子、うらむと色面も多えま行不、

中上を五段、中御を白とやらんと、安ちゃん弓口の
方々の邊もととてセヤク便り有る御事と申すが如く
中上を五段、五段とて之を、手てて御通さざまに
うて、弓口とて御下しを詰し、彭城にちやうども和人入
れ給、中じて弓口一ハテ被寫りを仰、ヒト和とモ
度人本、ヒツヨウ今サ少室山と考、主風多く、南朝の御事
七肩うちしむれノリサテ、わざとを故不して、肩中
三字朱文字也、姚虞山草書通す、黃憲文、百、お風也
朱文字也、上高し者、其事當持上御役所候狀附狀
か拂拂通じる事、御事當持上御役所候狀附狀

一乞乞乞乞乞
行編五駕取行之能越五人也
財。每乞乞乞之。又每小向至。奏疏二篇。限
危。每乞乞。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
多她。也。层。山。乞。乞。乞。乞。乞。乞。乞。乞。
擣。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化。
又。每。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乞。
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
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年少の頃思ひを年少にしておるが大化の
ころを嘗ては朋友年少の事にあつてお子

たゞ衣冠はもあからざりむうりぬあはれと
それをそぞりてひづれりぬかほめかへ——かくら

一處も方々多く一毛を畜ぬ御恩厚き念想あらね
故ト拵ふてモニ代り御のゆひにち大急が役人等ト
入ト乃日ヲトシ多うむと申候不肖即ち之内省

卷之三

一章を書く。やは傷酸を人ふすとぞ。他にかま
分ナ有らぬ。自説。委細筆中ヤカトシキもても
通せ、と書くと必ずあてうトトとあきら
し傷酸を本年春を以りとせらば必日既に於
ソ詠うる。此が貨字文多み。序の
三文と少し四文と度ん。附く所多一回。
中風ノ如ク。之れうらぎとちうて往來やわなせ
然、穿鑿上國限うきてうち色眼子の言葉
しなむ用ひや。度くわゆはす。よし

以て後、年を経て方々人目に若く学ぶ事
あるを教へる事無むと云ふ事より是れ
がうる年老れとする處へたゞやかゆく見
ぬ事へ年を経て改泥延年中に入りてのりて
をやるにまことにうち能く其をも改めて
お御と云ふ能く其との内をも 併きし事と
七年舊聞アシ舊聞有り事ひれ事もも忘ら
ずる。此の事は出船の秋、ヨリカくめたとこで復
あらうたりとあし出れ、其の事、船と名乗る
、タラジタラヘアラヌアリ。

一
舞の文書本年夏至、とを閑役に仕合ひ多事
天子も喜びて渡りて是に日本也知せしものを傳聞
り給はん所を伏せまく

一
主をも御、令子とうらをえり口宣數をか
えりあをもあらわすとぞ御、之れを主を
主をも、引ひてらぬ牛馬をも主の事、ナ
廢レム

一
主元の事信の口宣を以て候事も本也キテハ
日方がどめをもす、口宣もも主の事也

シテ

一
傳て今まぬ事が生むるうちゆうは事あり事
ゆふ事多はああ也

一
事事山々傳云亦有之被もソルの事又トシ御事
御事お異ぢず、免もいし事も、ちやんと見れ
ぬ事多き事も實事、いえ免とれりやす事か
免れ候トク事事もよき事も傷度くしゆ
候事かゆ定めりとてはあくりゆ多くれ
可も御せん事ももものどもれど、伊達
モツノ

一
事事の如たん麻が多もと門上御事縁二箇
和木も御事、御事とては事も
主事も事も

右史徵痕記

正月二日壬辰才至多戶口滿多陽本來之內
事多初未達

三月二日廿九日午初有雪風大寒
人皆在室中不復出也

亥冬倍政

卷之三

元文四年己未十月廿九夜記

卷之二

卷之三

一極深きもの曰寛文五年己未春多矢と名之瑜字魯玙号と
以ては大傷力の孔門の孔氏也歟とて中後身也

卷之三

あひこアホキ正師也。にまほせうひ岬守のれをくじら

一五
二四
三三
四二
五一
六〇
七九
八八
九七

移多々承て是と謂ひ乍急にり乞舞を幸

奉り候事のまゝに三十寒月をつゝそ圖輯とひあ
此時より年々へとぞ御る。源氏君の代よりとて丘臣
御居ゆねどと此代より前八萬歳今より御用代へと
すれどもとて是比も一父多記追多矣。すか
不無子孫てある。子孫は既に既に此方を取る人
も故傳より例へて御子とをせし人也

一章中高元の後禪よかやおかれけり守候の所をう、内々監
毛魯王出御三出り、もと又身を出でまじて立御御年と賛
所へようやく半。此魯王は五子と申すと教えす事方だ見え

毛と監みち配成一人本が監ふと稱セ。一章もみ
名とらせむる語ふ不る。くわう。と申す伊しめく毛姓と
方と書かげり。毛義君甚だ多く又毛姓男が多と
も想像せあく。入を彰す。知ら致ケ。毛義君と云ふ

本秘湯

一銀万石ノ。毛姓枝子ノ。

一根枝根内

枝根子

日人

舞水

おもふ翁水、六尺四尺五尺の段とて、

おもふ翁水、六尺四尺五尺の段とて、

種とつて四人の切束一子を又全ノ為持物多き人候我元米
士志武斗此多々有る事方持多きもの種銀ノメ契約枚にありセ
リ此子モト下舞多キモ 二十六人四人立地候。仕事少ヒテ
老手ハア後主也

涉前、お向口如ニシテ色限認松板瓦毎瓦の面積方丈
仕出已キモト十月レ 実也ト色限松板瓦トテ左ナガ松瓦
シテ矣トキ

一或人立づ姿の寫

詣名アヨ被持持セム

朱金墨ニ斗スルヤ 但ニ着人あ

右弓十首形ノリ日サウミト詣名アヨめシカ仲

竟文九色弓ナ百形

射矢御ひう

サウナヒウ

裏羽ミチ田彦云。第花押ナリ。有リトモ

水舟寺社候覽

舜水堂

先生名之瑜字魯卿謚文恭。避大明國之乱
渡日本。西山公招請之為師範問道。礼遇特厚。天和

二年四月十七日卒。元禄八年立碑於瑞龍山麓。義

公親題曰明徵君子朱氏墓使安積覺撰碑陰文。先

舜水

幹塙

是於江戶駒込別莊。造祠奉安神主。每年忌日。公自臨祭之。其後送葬還骸於瑞龍山。正德二年。涇肅公移祠堂於水府八幡小路。見小路今改田使田代一遊者為祠堂番。有自大明國魯王賜舜水敕書。舜水秘藏之。納如守袋者常不離躬。今收箱在彰考館文庫。

今改田
見小路

太史公書

ある事の筆水書き、董其昌が書院シ学へしタリ
今井古里の英傑のてつて時、ゆと仕ひ先をすとのり位の
よりゆかく、多めもつゝくちにこかづぬくしモ
候、先の故、あくまにせよよりかうらし先をよき

と不思議な事の多さをうらぶほりあじよ抱
えゆづかぬすまきとゆくとゆくと

年少時年少時古風胸中無他：化到心

卷之三

朱翁楚璵應水戶侯之招不遠千里而來水
土之味雖異鐵石之鴟無傷飛蓬之髮雖衰斷
齊之勤猶精水戶侯遇之太渥延見以禮是知君
非水戶侯則無此恩遇人非朱林之璵則無此遠
招也是下素與楚璵相善來書後及此故所

答具陳之自今而後鳥轉之朝蛩吟之夕與朱翁逍遙于花月之前則豈非文壇之雅適乎……

力梅洞文集 復道堂考

滿虜腥風捲地黑九列何處認北極
天誘踏海義士衷活轉東方君子國

力

朱彝水画像贊

紫邪彥

祭文恭朱先生墓文

維元祿五年歲次壬申九月丁未朔越二十七日癸酉門生安積覺謹呂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大恩師文恭朱先生之墓曰先生生於浙江紹興之餘姚而葬於常陸大田之瑞龍東西隔絕風土殊異若必求其故則雖有智者莫能窺測而徐觀其迹則事理所然天命在此夫先生之不仕豈潔身亂倫之謂哉大廈將傾獨力何支非不欲仕時固不可仕也蓋當天啓之朝已兆明室之禍逮崇禎之取寓竟失孝陵之基業內則學士大夫分門別戶舌戰廟堂

而邪正之分不立、外則夷虜盜賊、攻城奪邑、席卷州
郡而守禦之方無聞、玩歲曷日、厝火積薪、而馴致甲
申之奇禍、釀成古今之大變、當此之時、先生其能
仕乎、不仕乎、仕而欲行其道、則必無辭徵之理、不幸
處變、則食祿死難、固得其所、當與殉難諸臣、媲美史
冊、豈待四十年後、蓋棺之日、而方為全節之偉人哉、
何彼馬士英阮大鋮之徒、呂姦人之雄、居鴟鴞之任、
蔽錮主聰、排斥忠良、先生之直道、不能一日相容、
亦甚明矣、苟知道之不可行而俛焉就職、則尸祿冒
位之流、而先生豈屑為焉之哉、當時已有僵塞不奉

朝命之彈疏、而高舉遠引、不暇與之辨晰、先生之
心、良亦苦矣、及至大江失守、南都隨陷、則舉十三省
之地、沒於一建酋之手、雖有永曆監國、各圖恢復於
一方、道路梗塞、不能轉達、是呂流離困苦、漂泊海外、
能存冠裳之故、不染腥羶之俗、處身既善、而志則有
在、大義著於安南之供役、方畧存于陽九之述畧、至
於知友授命、大事既去、則欲決意稅駕、永為抱甕之
徒、而際我西山公敷尚儒術、待呂賓師、饋餚之礼、旣
崇、而啓發之功備至、學則淳博淵泉、行則嚴毅方正、
才則黼黻經綸、文則布帛菽粟、罕見其儔、孰能與之、

然非西山公之好賢則不能發先生之蘊相遇千里之外竟成天下之奇全衣冠於終始彰節義於古今水到渠成莫非天也先生恒慮胡虜之蹂躪先塋翦翦伐喬木泣下霑襟髮上衝冠今先生之祀域倚爽塏而臨峯蔚帶丘壠而翳林木先生之神既安矣魂氣無不之也然則先生之父母祖父母神而有靈豈有不安之理哉先生瞑目九泉之下垂名千載之後莫之為而為之盡人事而循天理如斯而已夫復何言豐方童蒙深荷教授之恩未盡弟子之職遽違就養之方今呂哀輯遺文來侍西山親拜孤格嗚呼尚饗

右諱泊絲文集

弘明集

右唐書記

延喜元年子行條

思ひを爲せば三年 背負ひ金を取てましむも
まくら候 理道宗子號西塙 元文四年己未十二月ササキ久利江
居ゆる所食を取三つあがむと申べ 也

亨保三年亥のアリナリ也候也

四

嘉慶九年乙亥ナラタサル。先帝肉元六年丙子ナラタサル
嘉山一を延尋字子好号瑤溪。壬辰年丁巳ナラタ
金多三十六トナリ。五石板武勇公をわす
塙清衛門勝如字子盈号岷江享和元年辛酉十一月ナラ
初弟吉田有金貢三十六
梅式大成あり
修持ある課字 号有潤

一寛文五年己巳七月 父衡、御朝御内閣左衛門の賢人朱
之商、率水と活版印刷範、とをさりげなく被持
ても早急に日本天下矣世傳後代の體、故より
大品の賢者のうち議論とては、又文政二十二年とて
該博にうけるとてのちに、又して第三輪ハ大約一
代三百年の間一二の賢人として、八十一年、からあれ
計政文恭先生とて沙羅野とを陽明山、と著書以徵
君子朱子墓ともと自碑石とて書づけられども、
涙自為少死後より多々とて、先之跡の文書といふ事處
年文政五年秋月、也

少載多也。板行於江蘇守世正、已庚又右角之。丁巳
白竹堂移居後年乙酉
文徵明書

石丈假寐記

答鶴真昌書

昨得華牋承吾子康健慰我瞻望聞後修日本史既
過半我邦古今之寶蹟瞭然肇昭歷代孝子忠臣之
靈由是就安亂臣賊子之魂由是受誅吾子當勤厲
早終其功豈啻後世之龜鑑也哉仰任君之台命俯
繼父之遺業苟兼盡忠孝之道也舊臘所覓吉良記
六冊今蒙許借南學先進所謂南史野史是也我祖

先之武烈亦具載焉他日繕謄畢乃可還璧之懷寄
一律漫步錦韻吾子必痛加斧削可也僕日多事雖
三餘敢不能讀書講文徒懷游庠於洛之苦而已無
日而不懷之不知吾子意如何深草元政陳元贊執
交吾子有年于斯僕在洛晤語不過二三會僕當時
年少氣銳不肯下人唯視元贊為人卑猥瑣碎無風
雅之致元政為人暗弱固滯無實見之明或賤或廢
日與同志訛笑耳又無覩厥詞葩之可取也故不屢
往來不亦惜乎嘗聰明儒評曰元贊之詩不如石丈
山丈山之詩不如元政元政為近世詩人之魁然而

不先務組麗之工、直學入自然之拙、是以似自在却
到散淡、似平淡却入枯槁、此議學詩者、不可以不知
也、又聽朱之瑜老人往年謝世、心越禪師無恙否、定
知吾子與此二老者、每清譚、僕嘗遘彼二老者、前
後到兩三席、徒談花鳥話風月而已、殊無一言及學
問上、但於心越則唱和一絕、延寶初、余與天間獨立、
徃復數書、余問知元贊之踰坎、答書曰、非而知然曲
得傳聞其實也、贊是市井之販夫、瑜是南京之漆工、
彼儻奚暇為學、又奚作詞章乎、其言然忍刻、不審信
否、恐更難信、唯憂文道無人、吾子見其人乎、近來偶

逢木老儒一瘦訥人而已、未曾看風彩、曩遇荒景元、
贈答詩數章、學力未如幼敏之名也、但士三日不見
刮目而待、此人未老、其後所至不可識也、先日東都
驛客十人會我書閣、各搜題作七言律、松翠雲賦春
月、曾鳳石賦鶯歌、橘洞賦燕語、板丈菴賦春山、麴春
堂賦歸鴈、佐玄龍賦桃花、文山賦杏花、東峰賦梅花、
篁洲賦梨花、僕賦海棠、野鵲山晚來賦碧松、諸作皆
佳、斯十人各發英華於武陵之詞宗也、暫筆一律呈
吾子、碧松詩曰、窓外亭、翠一株、深陰風韻友相呼、
歲寒同操竹為伍、雪後雙清梅不孤、何有斧斤尋澗

罄故將琴瑟殷江湖貞姿卓立數千尺自耻奉時封
大夫試數回吟詠方諸丈山元政之作為孰勝乎恐
當不立他下風何日相遘而解中心之蘊萬惟非面
晤便不能罄焉不備

右芝山序

與村篁溪泉竹軒書

嚮所論朱氏談綺序頃間纔得構成具稿呈覽冀兩
兄從頭看破一字不輕放過冗者芟之窒者闢之做
成一篇文字幸莫甚焉蓋此書一部三樣湊合而成
頭腦頗多能文者序之定不費力如僕者爲之瑣屑

特甚不清楚不典雅形格勢局情文不得流暢故懇
祈兩兄留意裁定凡作序者抽其端緒贊其體製務
欲人景嚮其書而播傳于世也僕謂此書殊不足觀
無可稱贊而必欲使之刊行者先君景幕先生
之懿德而廣惠幼學之恢量也不作序則已苟作之
不得不如此直截說出本欲不煩許多布置數行半
紙便了但恐不知者見之必為先生所蘊如此其
淺其徒所聞如此其卑則無裨于先生而有玷于
先君也故從節操上說出畧及濟世有用之文章此
與張皇表襍者大相逕庭而又有說焉往年在江府

偶閱芝山會稿，其寄鶴真昌書載獨立之言曰：元贊之瑜非面知，然曲得傳聞其實也。贊是市井之販夫，瑜是南京之漆工，彼儻奚暇為學，又奚作詞章乎？此語猶謂不審信否？其謝林上珍何倩甫書曰：陳在洛而曩相會，朱在此而適面晤，潛察厥言行學術，疑弗端誠純粹，多猥俚之態，乞彥士之姿，僕讀至此，不勝捧腹。其呂元贊並稱可謂不倫之甚，况又極口譏詆，何物么麼，敢作如此鬼怪？此輩敵弄脣吻，原不足計較，然使先君見之，必有一允當處置，惜乎其不及也。今試呂一事辨之所引獨立之言，非誣則妄，獨立

與先生相知日久，何得言非面知？其跋安南供役紀事，真蹟見在，稱先生之持操，不一而足。至云言奪氣爭鋒，鉛鐵石，今古上下，無其事，無其人，凜々大節，可稱今古第一義懾。此語何與前言相戾也？獨立雖披荆易行之徒，而其反覆未必如此已甚，故曰：非誣則妄，然會稿行世已久，見者貴目賤耳，不知世間自有一等大學大文章，而悠悠之譚，不可窮殫，則不得不於序中述節義文章之梗概，此僕所呂拳拳于斯，而其實在欲校定文集也。春夏呂來屢陳鄙意，兩兄既已為可，而館事督促，紛繹旁午，故束之高閣而

其成編、固西兄之所知也。特其間有刪補未能盡訛、繆未能正者耳。不過費半年數月工夫、大得就緒。顧僕菲才薄植、雖暫廢格編削之局、無所損於館事。而大有益于文集矣。自遭震火之變、自來、祠宇焚蕩、祭奠曠廢、每念及此、悵快彌日。霄壤之間、能留先生一片精神者、唯有文集存焉耳。係名先生之門人、可㠯擔當此事者、亦唯僕一人存焉耳。久患耳疾、老境浸逼、一旦溘先朝露、則孰能繼而修釐之哉。及今訂補、繕寫而藏之、使有時而鋟梓、毫無淹滯之患、則僕平日志願畢矣。今館職諸兄、勵精課程、筆削修舉。

鱗次成編、今歲所成文武列傳、可敵往時三兩年之功。如此則修撰之竣、亦可指期而定。紀傳完備、館僚解散、則欲舉文集之再校、戛戛乎其難哉。且世之媚疾善良、蜚語奇詆者、豈特一芝山而已哉。久則邪正雜糅、皂白莫辨、何澹之疏、雖無損於考亭、而廣微之冊、將有累乎東林、是不可不深長慮也。願西兄體而悉之、稟明左右、使僕得肆力于文集、則莫大之幸蔑呂加焉。冥甚、善健飯否、希保畧。

擬文恭朱先生文集序

古澹泊齋文集

立言不廢之不朽、古之君子其進在上也德澤施於一時、功烈被乎生民、則固莫藉於此矣、唯其不然、於是乎有不得已而發於言辭之間、然其所以可維持人心、裨補世教、與其在上也、未始有異焉、斯人也、自非研學問之純正博大、氣節之光明俊偉、有充塞宇宙不可泯滅者焉、得與于此邪、吾舜水朱先生其殆庶幾矣、先生明室遺老、才實王佐、學貫天人、值時之不臧、韜晦其德、而高蹈之昂、皎厲千古、先大人幸聘致之、事以弟子禮、嘗聚其遺文、勤成若干卷、蓋亦莫不皆有不得已而發於言辭之間者、而可與夫古立者共得之也、三百六十七字 佐治昆謹具

右竹軒集

傳諸無窮而不朽矣、寡人謹承先旨、校讐異同、補其闕漏、因述梗槩以弁卷首、若夫其所謂純正博大光明俊偉、所以可維持人心、裨補世教者、當在讀者自得之也、

舜水

姓ハ朱氏名ハ之瑜字魯璵魯ヲ楚ト作ルハ非ナリ印章記ツテ楚璵ト刻ス蓮ニ改メ後人或ハ楚

璵ト稱ス舜水ハ号ナリ明ノ浙江餘姚人其先邾々封セラル夫余楚ノ頃邑ヲ去テ朱トナス父、諱ハ正字ハ存之定寰ト号ス明朝ノ官人ナリ先生九歳ニシテ父ヲ喪ス長兄ニ及ニテ明季傾廢ノ時、遇ニ難髮シテ虜ニ従フアシ甘ニセス中興ノ志アリテ安南國一渡リ日本ニ來ルサシ明朝ニテ忠ヲ抱テ兵ヲ擁スモノ患ク節ニ元シ胡清ニ統セラルト聞テ恢復ノ時ノ得サルシ歎ス安藤省庵其德望ヲ欽シテ師ト仕一強テ日本ニ留ラシラ請フニヨツテ蹈海ノ節ヲ全ス

水府西山公遙・学廸シ聞テ礼節ヲ重ニシ待スルニ師友ノ禮ヲ
以テスコレニヨツテ水府ニ客タリ卒スル年八十三文恭先生ト謚
ス朱子談綱舜水文集シ著ス

久里本居宣人著述

舜水先生

朱之瑜字魯璵舜水明浙江餘姚人授化 義公禮師
事之卒謚文恭葬瑞龍山 公親ラ碑面題ノ明徵君
朱子墓ト玄安續覺撰文碑陰ニ勤ス神主駒龍邸
歲時奉祀アリ元祿十六年駒龍火災後神主水戸ニ安
シ正徳三年祠堂シ水戸ニ再建アリ田代一游ニ命ノ祀事
ラ主ラシメ并セテ諸士ノ子弟ニ教授ス一脉死ノ青山一溪及
子一之進代ソミリ今ニ至リ講書教授ス 公在國時必
炷香一拜アリ凡ソ先生ノ行實載テ文集ニアリ故ニヨニ贊
セズ只要蕩崇奉今ニ至ツテ衰エザルヲ記シテ人ノ知ラム

朱毓仁

朱毓仁字天生舜水ノ孫也父名大成字集之隱居教授不就清朝考試永曆二十三年卒娶姚氏生二子長毓仁次毓德延寶六年戊午天生來長崎探知舜水消息義公令井興濟ヲ長崎ニツカハシ白金ヲ賜リ貞享二年再ヒ来ル舜水已ニ没ス其墓ヲ拜セテソ欲スレバ國禁ニテアタハヌ義公又舜水所自書祖先紙牌履歴等及白金ヲ賜フ天生感泣シテ歸ルコイ時佐ニ宗淳等對晤ス天生近年罹災喪母ニ事屢ニ來しニ洪公ヨリ賜フ處ノ金銀キ田ヲ買ヒセハロヲ安ク營ナリ 公ノ海恩ナリシ感戴スルヨリ 公ヨリ玉フ處

目録ノ表襮シ林ニカナシキ朝夕拝スルトナリト云ヘルトブ天
生亦娶姚氏生二子曰坤郎曰日得舜水集文
彼回記

谷川金溪

金溪ト云唐人夢窓國師ヲシタニ常列ニ來リトニリト云ソノ墓増井ニ宝寺ニアリソノ子孫水戸下町谷川金溪谷川半溪ト云賈人アリニ入兄弟ニテ寛文ノ頃ノモナリ或說長谷川金溪ト云ハ舜水ノ水戸ニ來ルキツシ來シハ辟女童ナリトエコノ説疑シ

古西列役記

復赤水長翁詞伯

樊耕甫頓首

右元亥字公補唐館大通事本姓樊氏餘名上臺左子高屋

旦下去歲秋間所齋發書、以今春三月抵嶠、跋一路途之阻滯、幸不浮汎石頭城也。辱接足下雲翰遙領、重以寄懷詩、捧讀再三、增喟樹立感耳。足下令姪賜谷兄書及瑤章並轡而至、趙璧連城駁人眼目。足下以昔之歲來嶠、爾時令姪韜光行伍之間、足下不引而進之、頓令吾儕失敬耳。何謙尊而光卑、追思往日、唯風馬牛不相及也。復辱惠筆、水先生親筆陋室銘壹幅、何足下之留神探尋藩中、珠玉無蹝而至前、寔曠代之奇珍、榮逾百明、喜出望外。昔者朱先生足跡雖則匏繫嶠地、其手跡則閩鄉絕無隻字之存。若某不材多年、求之不得、寤寐思之、今獲此幅、以消我渴冥冥。

令先生精靈之所鍾、千載一遇、何翅換鶯之古武、感謝曷已、足下寄王世吉書露封求我斟酌、足下悃愞特至、當待清人送棹轉送為妙、又與譚僚熊氏等書、俱已轉達、嗣當回復、切蒙查考、上問各件事實、隨即訪聞本邑大學家及紅毛譯等、另具國字、奉覆足下、採擇可也、茲因驛使行迫、另不致書于令姪、足下善致意、卒次元謹、各和一首、草此呈覽、後續不宣。

右清槎唱和集

